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七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收買馬蘭草啓事

舊歷七月廿四日白露，過了白露就是收割馬蘭草的時候了，本廠擬高價收買，望各地工作團、區村政府，發動農民及婦女、小孩，大批收割，收割後須注意將其他雜草揀乾淨，然後浸入水池（和漚麻相同），漚成很白很細即可，和麻一樣者最好。利用冬閑送來本廠，或函告本廠前往收買，看貨作價，每斤付價小米三小合。

晉綏日報社造紙廠啓

劉三保兒

現年廿二歲，方山一區朱家溝村人，四零年一月參加本縣游擊隊，會於四三年四月寫回信一次，以後再無音信，見報後希速來回音，如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來信交方山縣公安局張尚祥轉。　父劉德明

劉潤民

陝西延川永坪人，四五年由延安聯政調來晉綏軍區工作，去年尚在興縣，今已不知去向，本人見報後速來信，有知其去向者，亦請函告，不勝感謝。信寄晉綏民主建國軍官團以秘書轉本人收。（孔名金）

汾西霍家坪地主惡霸破壞土改
工作組張祝三爲地主階級撐腰
造下殺害貧農郭四顆滔天罪孽

（本報訊）據新華社晉西南三日電：汾西霍家坪地主封建集團以地主孟文華、惡霸富農要增華爲首，破壞土地改革，反對羣衆清算，工作團組長縣府民政科員張祝三竟甘中地主惡霸「美人計」，和地主惡霸一個鼻孔出氣，於四月十四日將堅決要求清算地主的貧農郭四顆打死。該縣郭縣長曾赴該村召集羣衆開會，調査血案，孟文華竟於會前威脅羣衆說：「要問起四顆的事，你們硬硬氣氣的就說該死！」此時分區工作團亦聞訊趕來，了解事件眞象後，即將主犯孟文華及主要幫兇要增華、要增華的堂弟（地主惡霸爪牙）逮捕，扣押政府法辦。對張祝三亦正研究處理辦法中。（編者按：據記者王光來電說：該工作團領導同志，對張祝三是否交羣衆處理，尚在猶豫中，只準備向羣衆承認錯誤了事。）該案經過情形如下：

該村貧農郭四顆，家中三口人，土地二十餘畝，又是單門獨戶，民國三十二年冬，閻頑盤據該村，地主孟文華勾結閻頑特派員宋逆兆，藉口以郭未交清糧爲名，將郭吊在廟中毒打，立逼郭將十三畝平地「賣」給孟某及其胞弟。三十三年，四顆被編「常備兵」走後，家中妻子更受孟某等欺壓，三個月後郭四顆從閻軍中逃奔我方，參加我汾西支隊當了馬兵。數月中，四顆進步很快，階級覺悟逐步提高，該支隊駐防四村（離霍家坪僅十里）時，四顆將地主孟某霸佔土地詳情報告上級，請求幫助他索還地主霸佔土地。孟文華被扣到支隊部後，承認罪過，並答應退出強霸土地。由此孟某懷恨在心，時謀報復。去年七月，四顆退伍返家，在村中向羣衆積極宣傳清算地主實行土地回老家，孟文華等更視四顆爲「眼中釘」。今年二月，附近村莊掀起清算鬥爭，該村地主奸霸十分恐慌，地主反動集團即陰謀破壞。惡霸要增華，便唆使其堂弟要富岐等在村中，宣傳有地的獻地，有錢的獻糧，以破壞土地改革。孟文華並指使要富岐威脅四顆說：「人家獻地獻糧你爲何不趕緊把產獻出一孔？」四顆早識破地主奸計，將其斥罵一頓。從此地主惡霸即決心害死四顆，以此阻礙破壞羣衆清算。

三月三日該地工作團組長縣府民政科員張祝三等由白衣村到該村工作，住在要增華家中，要增華即乘機活動，叫他的弟媳劉金蘭（是個破鞋，又曾做過該村督導員）殷勤招待。張祝三隨和劉金蘭混到一起。四日上午張某在要宅內召開羣衆大會，地主惡霸也參加了會。會上貧苦農民沒人敢說話，會議無結果而散。下午張又返回白衣村。三月六日，白衣鬥爭地主任元海時，孟文華、要增華即派狗腿爪牙要富岐、陳保唐等前往探聽鬥爭情形，並指使劉金蘭專去包圍張祝三。當晚要富岐等返村，到孟文華家報告情況，孟即叫來狗腿子要文林等五人，佈置陷害郭四顆。孟某叫要富岐捏造了一套假「血債」，準備向工作團控告郭四顆。廿七日，張祝三相約幹部史萬明二次到該村做貸款工作，仍住於要增華家中，劉金蘭向張說：「四顆爲事沒好話，你可不敢相信。」並向張「訴苦」，擺嚇郭四顆，張均相信不疑。此時張祝三又準備介紹劉金蘭到勃香完小讀書（劉金蘭已廿九歲）給撥了一石五糧食，並貸給棉花五斤。還將，孟文華也到張面前控訴了郭四顆一連串捏造的「罪狀」，提出「四顆不死總是大害」。四月十二日晚，張竟答應孟文華等將郭四顆扣押起來，並親自教給劉金蘭如何向郭「訴苦」。十三日，在地主封建集團主持下，開過兩次大會，張祝三沒有參加，會後，聽了地主惡霸的「彙報」後，竟於十四日擅自召開「鬥爭大會」。到會的人，大部爲封建集團爪牙威脅而來。大會開始，張祝三會接到分區某同志勸阻鬥爭四顆的信，但張竟毫不理睬，反大發雷霆，替地主惡霸及其爪牙撐腰，說：「縣長專員也攔不住「羣衆」的事」。會上要富岐、要文林、陳保唐及劉金蘭等先後向四顆假「訴苦」，孟文華更手持棍棒向四顆連踢帶打。在張祝三親自參加下，郭四顆竟被地主惡霸及其爪牙棍棒亂石打死在河灘上。血案發生後，孟某等爲掩護其滔天罪行，當即分別召開村民大會，嚴言：「誰要說四顆死得冤屈，便同等論罪！」並禁止村人到四顆家與四顆女人談話。在這種情況下，羣衆敢怒而不敢說，暗暗痛惜「四顆死得冤屈」！（編者按：主謀犯之一的惡霸富農要增華、劉金蘭等，來稿未寫明是如何處理的。）（王光）

短評

爲貧農郭四顆復仇！

讀了貧農郭四顆被害的消息，我們爲郭四顆之死十分痛心，同時更燃起了對地主階級不可熄滅的怒火。地主惡霸孟文華等這一滔天罪行，在地主階級欠下農民的血債賬中，又劃加上了一筆血海深仇。我們呼籲爲死難者伸冤復仇！

霍家坪地主惡霸集團的這一滔天罪行，再一次教訓我們：土地改革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地主階級絕不會馴服的放下屠刀，要徹底消滅這個腐惡的階級，幾千年來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翻身，必須經過嚴重的鬥爭；必須認識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詭計是非常陰險毒辣的；必須認識霍家坪地主惡霸對於貧農郭四顆的血案，乃是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垂死掙扎的全部陰謀之一。我們必須和廣大農民堅決站在一起，以澈底的消滅地主階級的決心，來回答地主階級任何狂妄的罪惡陰謀。

這件血案再一次的警告我們：在我們革命隊伍中，混進不少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他們在土地改革當中，爲地主階級作內應，妄圖裏應外合，挽救地主階級必被消滅的命運。也有不少立場不堅定的份子，常常做了地主階級的應聲蟲，甚至做了破壞土地改革的幫兇，這應立刻引起我們極大的警覺。汾西工作團組長張祝三，消息中沒說清楚他究竟是什麼人，但單從他所作所爲的事實來看，已足說明了他已乾脆的離開了羣衆，完全和地主惡霸站在一道，殺死了我們的基本羣衆。這樣的壞蛋，是絕無任何絲毫的理由加以寬大原諒的，如果眞像記者來電所說的話，即分區工作團和汾西縣領導上對張祝三之處理尚在研究並有準備叫張祝三向羣衆認錯了事的主觀打算，那末，分區工作團和汾西縣領導者的羣衆觀點、階級立場，則大有嚴格檢討的必要。又報導中說：當張祝三準備地主惡霸開會鬥爭四顆時，分區某同志曾去信「勸阻」。分區某同志，不知是那一位，可見這位同志對此事，事先即有所知，那末，既然能寫信「勸阻」張祝三，爲什麼不能迅速反映給領導上？抑或會有反映了，那麼爲什麼竟任張祝三及地主惡霸造下這滔天罪惡，事先未能往制止？又血案發生在四月，爲甚麼一直拖到現在還沒有很好處理？

我們希望分區工作團及汾西縣領導上，對此案全部過程，應作十分嚴格的檢查與檢討，並將殺人兇犯張祝三及地主惡霸，交給霍家坪羣衆公審處罰，號召霍家坪的貧僱農，無地缺地的農民起來，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全體爲自己的兄弟——郭四顆復仇！地主惡霸必須向農民低頭，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血債，必須全部償還！死難者郭四顆的家屬，應得到很好的安置！

最後，望該地領導上將此案檢查與處理結果，向邊區人民公佈！

國際歌聲震盪在巴黎街頭
法京五十萬工人罷工遊行

抗議政府提高物價，反對減低口糧，要求拉馬第滾蛋！

（綜合報導）法國工人爲反對拉馬第政府的反動經濟政策，抗議減低口糧，已在全國普遍發動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五日下午，巴黎各業工人五十萬人在總工會與共產黨號召下，舉行總罷工和示威遊行。據法新社訊：五日下午三時半，巴黎地下電車站之鐵柵緊閉，火車汽車均停駛，郵局停止辦公，於四點，各鋼鐵、建築、化學、皮革等工廠工人均停止工作，整五點，各業工人、政府機關僱員及百貨商店店員，由各地向桑德馬廣場前進，遊行者高舉旗幟，上書「我們要麵包」！「打倒欺詐的傢伙」！「拉馬第滾蛋」！「抗議提高物價」！「反對減低口糧」的口號聲與國際歌的齊鳴，震盪在巴黎街頭。工會領袖們向示威的羣衆發表演說，敦促採取緊急措施，制止物價高漲，要求增加食物配給量，履行總工會與廠主聯合會於八月一日簽訂的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一的合同。

克勒黎隆城的罷工，亦在迅速擴大中，當地之法國銀行、印刷部門、各運輸公司及報館，定六日起舉行總罷工四十八小時。其他各地如聖布與德爾兩地的彭古奧汽車工廠、里昂的汽車工廠、布勒斯特的海軍兵工廠、里姆斯的紡織廠、釀酒廠、煉鋼廠等的罷工和示威遊行，也在繼續擴大。南特城由於罷工怒潮的威脅，當局已集合軍隊，保護市政府。

法國當前這一蔓延全國的罷工運動，是拉馬第政府採取反勞工的經濟政策所直接引起來的。拉馬第政府不顧法國人民的反對，一方面宣佈減低人民口糧，「使法國人民面色蒼白，因爲二百格蘭姆的麵包配給量，較德國佔領時還少七十格蘭姆」（美聯社八月三十一日電），更加上肉類減少與煤炭在今後半年內缺乏三分之二，人民生活更形惡化；而另一方面，拉馬第又批准物價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以犧牲法國人民來保障大資本家的利潤。拉馬第政府這種倒行逆施的經濟政策，普遍引起法國勞動人民的憤慨與不滿。

法國的經濟形勢現在是更加惡化了，它已經遇到尖銳的美元危機。法國去年的入超約達十二億九千萬美元，今年期將達十三億美元，等於去年勃魯姆自美國借得的美元貸款。法國國民經濟部長菲立普日前在記者會上發表「對法國經濟情況表示悲觀」的聲明（塔斯社一日電），指出由於美元的短缺，法國此後半年內自美的輸入，將自四億五千萬美元減至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汽油、紡織品、皮革、金屬、礦砂、印報紙及飼料的進口，已一概停止。法國當前經濟形勢的惡化，又證拉馬第政府依賴美國貸款以增加生產，而招致美國經濟侵入的直接結果，而巴黎風傳拉馬第政府還想再次向美國乞討這種得不償失的「新援助」。

在法國工人罷工運動日益擴大和美元危機尖銳的情形下，法國的政局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拉馬第政府被迫向議會要求作第五次信任投票，五日議會投票結果，拉馬第雖獲得二九二對二八三票的信任，但反對票的比例已由七月四日的百分之四十二・七增爲百分之四十五・五以上，拉馬第爭取的多數則自同期的八十四票降低爲四十九票，他的信任者已不足議會額員總數五八六席之半（差兩票）。

反抗閻偽徵糧要款

陽曲群眾相繼起義

屋科、小塔兩村群眾投奔解放區
青年組成保家隊與武工隊一起戰鬥

（陽曲訊）（遲到）陽四區（敵佔區）羣衆，因受不了閻匪殘酷的壓迫，除開別路往解放區逃生外，塔村起義，投奔解放區的，白塔外，近復有屋科、小塔二村。[illegible]如下：八月四日，該區閻偽鎮公所鎮長郭永共，召集屋科、小塔等村羣衆開會，會上郭永共向羣衆威嚇說：「還會是『要糧款』（指我方）大會，你們老百姓一天天說不能活了！不能活了？你們看能活不能活？！」他又指桌上擺放的一枝手槍、一包毒藥和桌上的繩子說：「看你們是一下死，是兩下死，三下死？一下死，是槍斃；兩下死，是毒藥；三下死，是棍子往死打；你們交錢不交？不交，這三條路，由你們挑吧！」羣衆糧食早被刮盡，沒有一個人能交納，當場即有一部份被扣押了，郭永共下令說，限三天屋科村交小米九石，小塔村交米麥十三石，最末並將綑押的羣衆帶回鎮公所處理。接着郭永共便殺豬了一個。小塔村羣衆聞訊後十分着急，全村存設搜盡才湊上小米二石，將該村被綑押去的羣衆王德青等三人贖回，當晚（八月六日）全村男女老幼集議，王二憨老漢說：「前二年八路軍來了，說閻錫山是大漢奸，害山西人的魁首，咱們還認爲八路軍說虛啦，當時才想八路軍說的是實話！」王集才說：「這次要糧款要的這樣緊，誰不出糧，就要斷「僞娶」，如不想斷法，就只有等死了！」大家爭吵一陣，最末一齊喊出：「還拼不下什麼！趕快到八路軍地區上求活路吧！」當夜全村十五戶人家，全體暴動投奔解放區某村。屋科村聞訊後，全村十八戶也於當夜暴動逃來同一村子。我當地區村幹部熱烈慰問，馬上予以安置，幫助自己組織，成立了[illegible]、土地，組織他們生產。現已由該二村青年自動組成了保家隊，向我武工隊並肩戰鬥。（京漢武、李振華）

米家莊抽出鬥爭果實
幫助郭家背後貧苦弟兄

（交城訊）（遲到）三區米家莊農民於七月十日，特將自己的鬥爭果實一部抽出，送給郭家背行政村，幫助郭家背該村貧農翻身。郭家背後是本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位於本自然村東北八里遠的山上，居民十戶，土地全是山坡地，十年九旱，收成微弱，全村只有兩戶中農較爲富裕（每人佔有近八斗產量），也才只有八斗，其餘八戶，衣食缺。米家莊則位於川地，土地肥沃豐，今年土改後，一般貧僱農全達到一石五斗以上的平均產量，和大批糧食牛羊，今年又提收後生活已有提高，因此工作團向他們建議：「是否可將咱村的鬥爭果實分給郭家背後一部份？」清算鬥爭委員會當即召開全村農民大會討論，大家都很樂意，說：「天下農民是一家嘛，咱還能光管自家哩，郭家背後的地不好，應該分給些水地，幫助他們翻身！」隨即決定從現儲保存在保管委員會的鬥爭果實中抽出上等水地五畝九分、下等水地三畝四分、牛兩頭、糧食二百斤、磨坊股份一部，送給郭家背後，現已於七月十日正式通知該村貧苦農民，工作團派往該村的同志，正協助羣衆進行分配。（張瑞）

靜樂城關西街閭長高秉魁
欺壓群眾貪污自私
經群眾大會給以撤職等處分

（靜樂訊）四街羣衆[illegible]欺壓羣衆，貪污自私的閭長高秉魁、自衛隊長蘇希天等撤職。高秉魁爲僱工出身，敵佔期間曾當過「維持」代表，引上密謀在錦園等村搶過羣衆東西，四五年與敵併放後，在反訛詐及土地改革中關丁身，分下二十餘畝坪坡地、窰一眼、糧食一百七十斤、磨四分之一，但他當了閭長後，不爲羣衆辦事，却貪污自私，四五年某部移防時給羣衆留下柴金一千餘元，他也私吃了。給部隊管糧時，大秤收、小秤發，從中貪污了九十餘斤。四六年修碉堡工事，羣衆共募捐洋一萬元，他私用了四千七百元。去年僱農岳換大等四人給他鋤了莊稼，貧農蔚老婆給他鋤苗，蘇增義等三人給他從窰頭往回運肥料，用了驢工九個，人工五個，他都未給工錢。貧農蔚富孩買地主的三畝地，去年回贖土地時，硬叫退給地主。他得了逃兵蘇[illegible]小米二斗、毛襪一件，即包庇其不歸隊。此次工作團到了該村，他又被地主拉攏收買，威脅羣衆不要接近工作團。又該村自衛隊長蘇希天也貪污抗屬米五十八斤、保管米三十八斤。此次羣衆揭發出這些事實後，當即召開羣衆大會討論，最後決定高秉魁、蘇希天撤職，並要他們退出全部貪污竊取之果實。（劉至基）

×　×　×

準備搶收，預防旱凍

耕夫

「秋分糜子寒露穀」，馬上就是秋收的季節了。今年寒旱，各種莊稼都稍的晚，成熟期也會遲一些的，按理說應該等熟透了再收，但是由於「久旱必澇」，最近連下了二十天雨（從陰七月初一算起，間隔一二日即連下雨幾天，此係老鄉說法，實際下雨十來天），不但使莊稼生長受到影響，而且氣候變涼，容易旱凍，我邊區農作物在園受過[illegible]旱災後，現正面臨着旱凍的危險。

根據去年的經驗，凍災是必須預防的。去年九月十八（秋分前七日），一場黑霜，殺死了一二三分區和六分區的一部份地區禾，收成普遍降低一半，使吃在嘴上的糧食，受到嚴重的損失。目前離秋分（本月二十三日）不過半月，若再遭旱凍，災難就更加嚴重了。

防凍的辦法，在預卜見氣象突變的能夜，預備些柴草，放在地頭的西北面（因秋風多從西北來），於陽婆出山前兩三個鐘頭，用火點着，使濃煙彌漫天空，驅散冷氣，融化秋霜，但這辦法，只能適用於人口稠密的平川村莊，且需大家聯合行動，至於廣大山地，恐怕還是很難辦到的。因此，搶個早收——「熟一塊，收一塊」，是防凍的最重要的步驟。

[illegible]農諺：「霜降殺百草，立冬地凍了」，就是說在平常狀態下，從開始到上場，要用去兩個月的時間，在今天防凍、防搶（邊緣區）緊急情況下，這是必須改變的。我們各地工作同志，應動員羣衆，能收就收，[illegible]，儘量緊縮，不要打亂，[illegible]收拾回來，[illegible]間，也[illegible]拆穀，拆穀生在地裏不但不長，而且麻雀、野鳥等遭害，放的時間久了，[illegible]穗，又如摘豆角、刁棉花，[illegible]：如勞碎發生，儘量動員婦女兒童做，省出好勞動來去收割大莊稼。婦女兒童力氣小，做不了重勞動，可是他們勞動大（即耐心），做這些零星比較好[illegible]。[illegible]

寧武公安局
破獲地主特務活動案
郭儀父子瓦解我民兵被扣捕

（寧武訊）此間破獲特務地主郭儀瓦解民兵敵動投敵案件。今年二月間郭儀令其子郭步雲，將我市政府公文紙上的戳記偷回，其家，上川大山縣蛋，刻成市政府圖記樣式，開了三張假路條，兩張是給郭步雲和民兵中隊長張傑開的，讓其到忻城順便，實出投敵；另一張是給民兵張根成開的，藉口到忻城探親，亦投降了敵人。該等投敵前，擄去四支槍，[illegible]公所步槍，後張傑被我公安局扣押，供出其中全部情形，郭儀陰謀暴露，遂被我扣押案禁。（楊久援、呂孝先、周玉清）

張義養同志
機智捉地主

（崞縣訊）九區民政助理員張義養同志，聞羣[illegible]立道村[illegible]，經常[illegible]，在這次夏徵調查中，便注意了這件事。某日晚上，挨門挨戶的清查戶口，到了中農李巨才家，見[illegible]，必有弊端。李巨才和本村中農李三三、李富有勾結一氣，共做壞事。往太原護送過三次地主，[illegible]白洋一百六十元，此次又企圖送寧武縣大地主吳[illegible]，全家五口人到太原，說好給白洋二百五十五元。張同志看見事已緊，就用機智的辦法麻痺他，李某等便從野外窰洞中把地主叫回，張同志問明眞相，立即子彈上膛，對準地主喝道：「快跟我走，我不要錢，要眞[illegible]！小看新政權的幹部，快走！」地主和李某[illegible]的一身發抖，將他們一併扣獲。在[illegible]工作團，轉回原處[illegible]。李某[illegible]所得之白洋全部交出，由該村羣衆處理。（郭子秀、馬如秀、申秉鈞）

對「處理任達雲意見」之檢討並
建議將任逆交羣衆公審處罰

九月六日本報刊出「交城米家莊工作團處理幹部問題不放手」一訊及「對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雲問題的意見」一文之後，經過研究，使我們對這一稀件的處理是欠妥的，對處理任達雲問題的看法，是有錯誤的，因而對米家莊工作團的批評是不徹底的。

任達雲過去附敵（曾當僞副村長）作惡，據該村講：任達雲在村中強姦婦女二十多人，霸佔任二讓之妻，逼死本夫，又霸佔其財產，打罵貧苦羣衆，僞村長強迫爲敵支差，曾逼得貧農任逆吉川動刀自殺，任逆竟將自殺未遂之貧苦農民，[illegible]。羣衆[illegible]些罪惡行爲來看，已將任逆的醜惡本質及羣衆的怨恨清楚，已足夠的說明任逆是個罪不可恕的壞蛋了。

這個消息發表後，曾有了解該逆過去的人向我們反映：米家莊有所謂「四大閥，八小閥」，而該村羣衆謂稱任逆爲「特閥」，這就是說，羣衆把任逆看做壞蛋中之壞蛋。去冬米家莊羣衆一再要求向任逆清算復仇，那是很自然的，是非常正義的。可是領導上卻壓制了羣衆要求，一直壓到今年五月，當決定交由羣衆處理時，工作團卻又向羣衆提出：任逆在甚時候作的壞事？給咱羣衆做過些好事沒有等等。結果雖有所謂「羣衆已從高度憤怒中恢復平靜（？）」，他們自然地用自己的理智冷靜地（？）分析這一問題。」大家說什麼「他對我的壞事，大半都在敵佔時期，因爲那時是沒有受過八路軍的教育。」「那年大旱，要不是他領導下向老財借米救食，咱們還能活到現在了」這些話，工作團沒有必要去深入羣衆考察一下，是否眞正是羣衆的話，特別是否是貧苦農民的話？我們覺得像任達雲這樣的壞蛋，即使做過一點把「好」事，也是投機性的，是投了新政權的「機」，亦須在打倒之列。何況正如知道該村一點情況的人會向我們提出問題：一向老財借糧食來，究竟是給誰了？他們一把子呢？但是給了貧苦羣衆了？」對像這個投機份子、敵僞份子的問題，把「當幹部問題」混爲一談是錯誤的。沒有受過八路軍的教育，不能成爲理由，問題是根本不應該提拔這樣的人當幹部，這樣的壞蛋，工作團幹部也是無法教育好的。米家莊工作團的錯誤，不是簡單的放手不放手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立場，是替投機份子、敵僞份子講話。我們在領導上也當成處理幹部問題，向米家莊工作團提出批評，這反映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階級觀點很麻痺，階級立場很不明確。正因爲如此，對來稿中所謂羣衆用自己的理智冷靜的分析每個問題後所講的話亦未加批評，照樣刊出，這樣報紙上也給敵僞份子投機份子講了話，這也是失掉立場的，值得我們大大警惕！

我們應堅決的糾正對任何有立場的行爲，我們某些黨員像米家莊所反映出來的領導者，把敵僞人員投機份子當幹部用，而又掩護，不得交給羣衆在羣衆中檢討鬥爭撤換，這樣的領導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因此，我們向八分區領導上與米家莊工作團提出這樣的建議：任逆的問題不[illegible]，而工作團與當地領導上應向米家莊羣衆公開承認過去處理的錯誤，並將任逆交羣衆公審處罰。

秋雨淋壞莊稼
高家村爭取多鋤一鋤
催促早熟預防早凍

（本報訊）近來秋雨連綿，給予正開花的豆田、高粱，和正出穗的糜黍等田禾損害很大。據興縣高家村羣衆談：該村大部份綠豆已完蛋了。豆花被淋掉，豆角落的長不飽仁子，如陳兆明和白德牛種有七垧半豆子，估計能收[illegible]。白天鋤過的一塊糜子，有三分之二被雨淋的恐怕出不了穗。七十歲的老農白德兒說：「損失更厲害的是在廿來天內（陰曆七月一日至廿二日），莊稼就沒好好的晒過太陽，以後天氣日短，[illegible]，又且秋雨多了涼的快，說不定又會早凍的。」當地爭取多鋤一遍，催促秋田早熟。（秉明）

簡訊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清河北英勇軍民 全部摧毀沿岸碉堡綫

冀中各地翻身農民熱烈參軍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進犯平津保三角地區蔣軍，經當地軍民連續打擊，其主力已縮回平保綫，我堅持內綫作戰軍民，繼續勝利打擊敵人。冀中軍區頃發表公報稱：掃蕩大清河北地區之敵，到處遭我打擊，加以兵力不敷，後方空虛，其九十四軍四十三師及十三軍四師，已於上月下旬先後回竄平漢沿綫與北平附近，劉匪騎軍十六軍七個團及各地僞軍，仍盤據大清河北綫據點於固（安）霸（縣）新（城）雄（縣）四縣間之狹小地區內，修路建碉，進行分區「掃蕩」。我堅持河北英勇軍民，反「掃蕩」一月戰鬥勝利，敵在雄縣新鎮間大清河沿北岸之碉堡綫，一夜即被全部摧毀，霸縣附近大寨莊據點亦都摧毀；津西勝芳附近及永定河北，我敵後武裝亦極活躍，我津武（津西武清聯防新設縣）地方武裝於上月下旬截擊敵汽車一輛。民兵最近在勝芳以東與敵作戰四次。上月底，我活躍永定河北某大隊，會潰由龐各莊等地出擾之敵，斃敵二十餘。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冀中各地翻身農民熱烈參軍。饒陽一縣，補上前綫的青年已達千餘人。在覆查中的清苑，五天中即有二百六十名青年報名入伍。高陽于堤莊江寧等五青年攜手入伍後，董楊莊的七十多歲的母親對他說：「今年覆查，我在貧農小組翻身了，聽說你江寧哥參軍了，你也去吧，打完老蔣再回來，要不，你就對不起俺」。安國城關區張二村民兵指導員帶領了二十一個翻身農民同時報名參軍，劉家莊青年劉小邦報名去了，他哥哥和弟弟臨到，都爭去報了名。

趙壽山將軍安抵陝北

就西北戰局發表觀感稱：胡軍必將覆滅於陝北山地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西北軍名將前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趙壽山將軍，已於一日由晉冀魯豫解放區安抵陝甘寧邊區某地，邊府林伯渠主席、中共西北局副書記馬明芳等特設宴歡迎。趙氏就西北戰局對記者發表觀感稱：「胡宗南侵犯邊區的軍隊，必將覆滅於陝北的山地。大關中老百姓把他的軍隊叫『豆腐軍』，僞軍抽丁、質不好、訓練又差、多年沒打過仗，再加上戰略錯誤以及人民又對他反對的軍隊，還能不失敗嗎？」趙氏追溯三月胡宗南侵攻延安時，胡曾問他：「我要打延安，你看怎樣？」當時趙將軍反問胡宗南：「你打不下延安，可又怎麼辦？」隨後他又談勝的說：「共產黨一定會把延安給你『讓』出來，把你的軍隊吸引到內地，到處展開游擊戰，消滅你。」「胡將軍被稱：『就現在事實恰巧就是證明，我深信人民的軍隊必勝的。』放棄解放區軍民已生存前，知道自己勝利而戰，但是勝利將介石的基本條件。」趙氏歸綏長途跋涉，精神仍極健旺，現已與其三月離蔣管區輾轉來陝北的夫人黃居仁女士及家在陝北的公子媳婦重行團聚。趙氏並稱：他的故鄉大荔關中人民，在胡宗南的蹂躪下，現已忍無可忍，正發起抗糧抗捐抗丁。趙氏表示決與解放區人民攜手，一道消滅胡宗南。

東北前綫民主聯軍 展開大練兵鑽研技術

（新華社東北七日電）東北前綫民主聯軍展開大規模練兵與鑽研技術運動。夏季攻勢後，湧入民主聯軍的各地翻身農民，在練兵中，技術進步極快。某部機槍連一半以上的新戰士，投彈已能超出三十五米。參軍僅十一天的某排新戰士周武仁，實彈射擊，三槍連中二十七環，獲得讚許。某部連日演習攻堅戰術，打地堡，精心苦練，進步極大。該部某連在爆破八十米距離的四道障礙中，最初需時十一分半，現僅須時一分三秒，創造了新的紀錄。又另部民主聯軍已號召「人人出主意，提倡鑽研戰術」的通令，號召「保證現代化的各種戰術，練技術的戰士，對有才能的把部隊中熱火來，進行研究，提高技術。現部隊中已組起各種人才分別組織，或立研究會，展開鑽研技術。

綏德吉鎮區 二百餘青年湧入我軍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綏德吉鎮區二百零五名參戰青年，已湧入解放軍主力。他們中，二十三歲的馬耀祖是陝北革命先烈的後代，在十年前的國內戰爭時期，他的二叔父馬吉斌是綏德縣蘇維埃主席，後來被蔣介石的走狗槍斃在吉鎮路旁，父親被蔣介石特務逼死在地窖裏，三叔父馬吉昌也被特務逼死在綏德監獄，他母親只有他一個獨子，但他發誓要爲父親們報仇。僞保送軍糧時，曾經親眼見過蔣軍的暴行，他憤憤的說：「五寨僞楊家園子的婆姨被糟踏得不像樣，糧食被搶走，牛羊豬雞給殺光，鍋盆碗都被打爛，要讓敵人打來，咱一定也要受這罪。」馬宗榮是一鄉政府的主任，他告訴記者：「今春上向老財算回了土地，從前我只有七垧壞地，一家五口人，年年挨餓不夠吃，如今我決不能讓胡宗南來糟蹋。」最使人感動的是馬良驊，當他報名參軍時，因年小，曾被多次拒絕，但他不肯甘休，鄉政府被他纏不過，終於批准了，他打開習字簿，送給記者，裏面寫着幾行字體不勻的字：「頭條任務是收復延安，二條要把胡兒子（指胡軍）消滅完，三條是活捉蔣介石，開個公審大會，叫老百姓出氣。」

蔣賊在華中抓丁暴政 遭到人民英勇反抗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蔣賊在華中抓丁的暴政，已到處遭到人民英勇的反抗。據南通民主日報透露：在蔣賊下達「總動員令」後，蔣記蘇北綏靖區（即蔣四十九師防區），僅南通、如皋、海門、啟東等蔣佔點鎮，即擬定抽丁六千一百八十六名。現東台、如皋、南通三縣，月來已被抓青壯年達二千名以上，甚至老弱殘廢也在被抓之列。上月三陰縣獨門中被解放軍繳獲的蔣方文件稱：「……本縣能實行得上，亦可補充不足額。」在此情形下，人民紛紛起來反抗。南通某鄉某姓兄弟倆將全被抽去，向鄉保長哀求無效，以老父母無人養活，悲痛之餘自盡，其老父憤不欲生，手提菜刀，追撲鄉保長說：「要你狗命！」當頭一刀，鄉保長頭上挨了一刀，被追得跳隍。某保曾有數十羣衆起而痛打蔣家抽丁人員，忙宣佈延期抽丁。蔣佔海門一帶區，泰興黃橋附近解放區，已逃出三百餘人，其中很多更自動參加人民武裝，向蔣賊復仇。泰州某區即有四十餘人聯名參軍，他們表示：「與其被反動派抓去送死，不如奮起拚命。」即不幸被抓而被擄入蔣軍之青壯年，亦不甘心爲蔣賊賣命。泰縣金家莊戰鬥中，一百餘被抓新兵曾在戰場上打死排長，舉行光榮起義。三個被抓青年在蔣軍中待了六天，即組織了三十二個安徽籍新兵，一起逃來解放區。南昌新民鄉二百五十餘壯丁一夜奔赴我民主政府，已在邊區設立逃命招待所，支援蔣管區邊緣區青壯年的反抓丁鬥爭，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易縣：青島蔣軍開始實行抓丁六千名之計劃，現青市買丁一名，市價已漲到關幣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不等。

蔣軍暴行人間少有 以活埋槍斃虐殺新兵

——我繳獲之蔣軍一連長日記暴露——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延安保衛戰中，我軍繳獲蔣軍整編某師某連連長徐承棟日記一冊，暴露了蔣軍人間少有的虐殺新兵的暴行，並暴露出蔣軍的厭戰情緒。徐在三月十日記着：「沿途有病兵大多數是新兵，活埋兩名，一名被埋在路邊，頭部露在外面，我用鏟子鏟了一下，死，他說是四三零團第一連的小兵，因爲走不動，排長叫班長把他活埋了。……當時，他的班長還在二百公尺以外監視，同時，一個班長正要埋一個瘦弱的河南人，那個兵只不過走不動，我對那病兵說：『只要你能走，絕對不會埋你。』他不能，自己用白布纏上頭，脫掉軍衣，預備跳下坑去。」「被活埋時，我不忍心看，便走了。還有一個病兵，看見長，又加上經常發生『夜來』響起磁聲一陣，驚醒了我的美夢」（四月二十日），於四月二十一日又寫着：「三一個兵被活埋槍斃，病了的也正在走向同樣的命運。」四月二十日寫着：「我首先到七、八班那裏去看牲口，一盤較大的孤燈，照着新弟兄枯黃的臉，我知道他們的內心是萬般的愁苦。」「在延安，有如囚在牢籠裏一樣，……每天所需要的給養，成了大問題，沒有菜油吃，乏醬醋，晚上點燈大，缺……精神上受損失。……中央軍的軍政工作還不如共黨的堅強，」（四月十三日）。「還位胃部擴張的連長，又加上經常發生……最後的出路是：『我愛錢，也爲金錢而沉醉，……打開我的枕頭，尋出較好的新衣，明天決定穿上，到刑場中去翻滾一番』（同日）。」

× × × ×

米脂游擊隊搜索高山深溝 捕捉敵卅六師潰兵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米脂縣游擊隊聯合地方人民游擊隊搜索高山深溝，捕捉沙家店殲滅戰中蔣軍三十六師潰兵。從上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已捕獲該師師部官佐李錫吉以下官兵一百四十四名，另一游擊小組在沙家店地區，繳獲輕機槍十九挺，並搜獲完好之山砲兩門。

晉南豫北新收復區 武裝農民保衛土改

（新華社晉冀魯豫七日電）晉南豫北新收復區各縣土地改革與武裝農民結合，使鬥爭開始向前發展一步。新區羣衆在分田、分財、分糧中雖初步獲得利益，但地主惡霸統治未最後消滅，特別是地主武裝未完全解除，羣衆存在着「兩頭怕」思想，怕蔣軍來，怕農會力量撐不住，因而反動地主特以大肆反攻，殺人，以至勾結蔣頑土匪縱火搶劫。滎河縣杜村地主串通蔣特殺害翻身農民，又秘密糾合舊村長一些走狗，收買了一些狗腿子，並組織壞份子破壞羣衆鬥爭，領導羣衆向地主進攻的農會主任范敬學貪汚果實，於八月二日假光區長名義，召開羣衆大會，綁吊打范敬學致死。猗氏縣也發生類似現象，影響土地改革陷入停滯狀態，如猗村貧農王登要四口人只三畝地，以前曾要求分地，現在分給他們，卻推託沒牲口，不敢要了。因此，凡是地主反攻的地方，農民們都迫切要求武裝起來。滎河杜村農民在公審大會上，一致高呼：「誰敢撲掉我們頭上一根髮，就要殺他的頭！」萬泉縣四望村積極份子薛安禎、席立端被蔣特暗殺後，羣衆即組織自己的武裝，捕殺積極份子，人人企圖在夜間包圍捕殺積極份子，被放哨之農民發覺，羣起痛擊。該村翻身農民即召開慶祝勝利大會，農民武裝又加強大，猗氏翻身農民、自衛隊、翻身隊等，數目相當可觀，他們隨時協助地方對蔣特地主武裝進行戰鬥。豫北封邱縣各村翻身農民武裝組織聯防，已建立小區武裝，與不斷進犯之蔣特「還鄉團」作戰。洪縣五區翻身農民所除地主武裝時，查出德式槍一挺、長短槍共一百三十八枝、手榴彈一百七十八個，十五個村發展了一百多個民兵。羣衆在自己的武裝掩護下，八月下旬，該區三十四個行政村中即已有二十六個村，收回土地七千四百餘畝，牲口七十六頭，糧食四百餘石。

陝甘寧新聞工作者 頻繁戰爭中堅持工作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陝甘寧邊區新聞工作者，在頻繁的戰爭中堅持工作。邊區羣衆報鉛印版在蔣軍「清剿」中，從未中斷，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延屬等分區報，亦堅持油印出版。關中分區新聞工作者在游擊戰爭中堅持工作，非難于四點人，關中人民熱愛的關中三日刊，予敵後堅持鬥爭羣衆很大鼓舞，赤水縣羣衆看到該報：「能看到咱們的報紙了，咱們一定能勝利。」該報會派出隨軍記者，通過封鎖綫，深入蔣區，向蔣佔之大關中散發。該區新寧縣羣衆報紙印宣傳品，在蔣軍侵佔期間，亦能經常隱蔽採訪，他所寫的通訊，鼓舞了游擊隊員們的戰鬥情緒。現前綫野戰軍已成立野戰分社，記者紛紛深入連隊及火綫採訪。戰時邊區新聞工作的另一特點，即黑板報、小型報的大量出現，如綏德參軍運動的時候，即出版油印參軍新報，表揚和批評參軍中的好壞例子，縣委黑板報速登載幹部帶頭參軍消息，作推動參軍中，起了很大作用。

蔣賊暴政

（新華社遼東七日電）安東、通化蔣軍撤退時，劫走學生九百餘名，現均押於撫順「學生收容處」中。該處實名爲「收容」，實則爲一變相集中營，每二十名學生中即有一佩帶手槍的「特務學生」監視言行，稍一不合，即被按上「異黨活動」罪名，加以刑罰，有人因此失踪。「收容處」生活極苦，每人每日依靠發給流通券三百元，再加上五兩高粱米，學生無法維持，以致三斤以上生病患病者甚衆。

耐鎖的腳跟站得穩

——記僱工張耐鎖和地主趙建庚的對話——

雲章

六月初，岑縣劉莊村羣衆，向地主趙建庚進行了清算鬥爭，僱農張耐鎖鬥爭很積極，羣衆選他當了村幹部，地主趙建庚即陰謀拉攏耐鎖，曾三番五次暗地裏尋耐鎖談話。

一天耐鎖上地裏去了，趙建庚也悄悄的跟出了村外，向耐鎖乞求着說：

「你看衆人把地多拿走了，留下幾塊壞地，叫我怎的活，這可全在你指引哩。」

「哼，我家三四口人，一兩垧壞地，幾輩子沒地種，不是長了這麼大?!」耐鎖不耐煩的回答了兩句。

「你替我對衆人說說，留下兩垧菜子地。」

「我不行，你問羣衆去吧。」

「你說一句，頂我說十句，你不看我，你不看廝們（孩子們）活。」地主裝出可憐像，想打動耐鎖的心。

耐鎖發了脾氣：「你這人不識眼色，你還想冬天睡在熱炕上，夏天臥在樹底下，僱上幾個人受苦，再沒啦那事情！」

地主看見勢頭不對，悄悄的溜開了。

× × ×

夏收後，政府預借公糧，村裏召開羣衆大會討論，趙建庚又活動他的狗腿在會上說：「建庚不行啦，公糧分數要給下一下。」又說：「誰種地，誰出糧。」這樣的說法遭受到羣衆的反對，耐鎖堅持着「建庚的分數不能下，今年公糧要他照樣出」，這個意見，大會通過了，地主的鬼計沒實現，又去找耐鎖。

「唉！我沒辦法啦，今年連半也買不起，你還是發心和大夥商量，把分數減減吧。」

「我看你的負担還輕，再加上些才對！」

「好耐鎖呀，你招護些，我總忘不了你的恩。」地主着了慌，甚至哄耐鎖。

「好，我再照護你一下，你把埋在地下的銀洋元寶拿出來就對啦。」耐鎖這句話指在地主的心上，地主再不嘈氣了。

村裏人知道地主趙建庚暗地活動後，紛紛議論道：「建庚沒鬥爭徹底，心不死，還想活動……」地主着了慌，趕快又去找耐鎖，想探聽消息。

「耐鎖，你說我不是又惹下了大家？」趙建庚鬼頭鬼腦的試問，並說：「你看我這事怎的就了啦？也怕不怕？」

耐鎖聽了這句話就動了火，對着地主罵道：「你當村副長問過我（地主曾任閻匪政衛團村副長），你三番五次問我作什，你想謀甚的鬼計？你規矩一點吧！……」趙建庚碰了一鼻子灰，趕快的溜開了。

羣衆談起這件事，大家都稱讚：「耐鎖的腳跟站得穩。」

（作者按：劉莊是羣衆自發起來鬥爭地主趙建庚的，羣衆起來後，我們才去了兩個幹部幫助，鬥了一下沒鬥徹底，因此地主還在活動，企圖拉攏積極份子僱農張耐鎖。從這裏可以看出將死的地主階級的陰謀活動以及貧僱農民階級覺悟的提高，階級立場的堅定。）

「小迫擊砲」的故事

牛一

（一）

七班張班長，外號叫做「小迫擊砲」。

初次聽到「小迫擊砲」的稱呼，是在部隊向晉北平川進擊敵人的途中。那時，跟隨連隊行軍，和戰士們邊走邊談，特別是對於用手榴彈開闢[illegible]道路，談得津津有味，他們把手榴彈的作用比如迫擊砲。忽然，一位戰士大聲喊道：「那麼，老張不是變成小迫擊砲了嗎？[illegible]他是咱團的有名投彈手、突擊手吧。」很快的，「小迫擊砲」就代替了「老張」或「張班長」的稱呼。現在，這個響亮的名字已成為全團光榮的稱號。

「小迫擊砲」——這個僱工出身的人民戰士，現在的七班長，他不但投彈投得好，像個迫擊砲，就是他那健壯的身體，也如迫擊砲一樣。

（二）

在一個夏天的黃昏，晉北平川[illegible]過後，我們部隊像長蛇陣似的沿着河溝[illegible]，砲車[illegible]，今晚，要攻取縣城了。在縣西北三里地的某村，部隊暫時停下來，我們的團長——[illegible]命戰士，他指着東南面宛如眼前的敵佔縣市，報告今晚攻城中應注意的事項後，接着[illegible]站在部隊前的「小迫擊砲」及他帶領的突擊組說：「我們團雖然担任的助攻，但要照顧友鄰部隊，更英勇的戰鬥，先爬上城牆，[illegible]……」[illegible]

總攻開始時，月亮已初升上東山。團長在砲陣地上，指揮大砲和機槍掩護工兵接近城門，炸毀敵人的防禦工事，為突擊部隊開闢衝鋒道路。[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掛鐘羅

王靜軒

寨子地主任康，因偷瓜被羣衆鬥爭，賠了二十斤莜麥，心中更恨羣衆，時時刻刻想報復一下。他的房背後掛着一口大鐘，是村裏有事召集開會用的。[illegible]

「老狐狸」

徐挺秀

趙家寨[illegible]，
僱上長工來種地，
地主又放高利貸，
外號叫個「老狐狸」。

吃的好來穿的綢，
烏黑頭髮擦頭油，
從來不拔一根草，
繡花鞋上怕沾泥。

[illegible]鬥爭要清算，
櫃子底下埋紅契，
要去跳井又怕死，
假裝上吊沒人理。

清算[illegible]分給地，
窮人報仇出了氣，
消息登上羣衆報，
羣衆心裏笑嘻嘻。

養好傷重返前綫

——記××村婦女慰勞傷員

周元亭

七月中旬，我解放軍某部，在擊退[illegible]之後，有一部份傷員，到汾陽××村休養。

當十九日，我傷員同志到達這村時，[illegible]早已在村口迎接着，立刻大部婦女都轉入忙亂，有的燒水，有的搬凳子，有的借盆借碗。張步娥，正在家裏做針綫，聽着傷員同志到來，便扔掉針綫，急忙的跳下地來燒水。[illegible]等十幾個婦女，拿着碗及[illegible]小杓，盆裏端着溫溫的開水，[illegible]，向傷員們殷熱的問：「同志吃棗子不？同志喝水不？」隨即拿着小杓子餵傷員同志喝水，直到[illegible]，她們才一個個跑回家裏，又作到[illegible]的招待。

[illegible]